



给女儿办嫁妆

□陈红连

女儿的婚期定在十月长假的第二天，这是春节里双方家长会面时议定的日子。当时以为时间还长着呢，一晃，四月天在望，得好好准备嫁妆了。

趁着星期天天气晴好，邀女儿一起去布料市场，想扯些价廉物美的面料，给女儿缝制床单被套枕头靠垫。不想女儿接了个电话，公司临时有事需前往，不能与我同行，临走前，女儿给我建议：面料清爽点，不要花花绿绿的显老气。给女儿做嫁衣，当然要迎合她的审美观，称她的心意，我利索地扬手做了个OK动作，代表老妈办事，尽管放心。

扯布料的时候，尽拣贵的上好的面料挑，选了两套带绒的，六套纯棉的，多是条形块状图案，色彩暖而不俗，素而不冷，高贵大气。店老板见大清早来了一大笔生意，笑得合不拢嘴，一边忙着把布剪下来一边告诉我，这个时候扯面料最划算了。年前买的人多，价格高，过了年，淡季来临，店主们一般不再进货，如果再晚些时候来，许多好的面料估计没有货源了。他夸我来对了时候，既省了钱又可任意挑选面料花色，听说我自己会加工，又夸我能干。夸得我喜滋滋的，开开心心付款收货。

回到家，在阳台上支起老式缝纫机。它是我当年的嫁妆，一直陪在我身边，为这个家出了不少力。我拿出一块块上好的布料，先把做枕套的料取好，多下来的做靠垫。床单及被套的料店主都帮着裁下来了，拿出来就可加工。春天的阳光好奇地探进屋内，洒在我的身上，温暖而舒适，抚在一大堆布料上，华丽而美好。我埋头干起活来，老式缝纫机“吱吱呀呀”唱起欢歌为我加油，一口气踏好八条床单，一条条铺在大床上试样、观摩，越看越欢喜，越做越有劲。

不久，女儿回来了。她上来时我正在做枕套，枕套是信封式的，背面留一长口，用二十公分布料叠加在一起缝制，这样封口处不露枕芯，省了拉链，更美观实用。女儿笑盈盈地看着我忙碌，问我是不是做得好有成就感。我起身带她去看床单，娘俩淘宝一样一层层掀起床单，一边小心地折叠好收藏，一边品论面料的质地及花色。当掀到一条中间繁花簇拥的洋红色床单时，女儿说会不会太花了，我说做人总得要活出点花头来，特意扯了一条花的，就这一条，不许不要，妈妈把最美好的祝福做进里面了。女儿笑着，下楼准备晚饭去。

接下来的许多日子里，我利用下班时间，精心替女儿备嫁妆，女儿则自觉地承担起家务活。女儿是个平凡的女子，跟我一样，喜欢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喜欢躲在厨房里炒菜做饭。曾经，我为她生过气伤过心落过泪，但更多时候，她是我的亲宝宝，给我快乐让我欢笑逗我开心，使我为母则刚，变得强大，有勇气直面人生。过了叛逆期后，女儿成了一个孝顺女，懂事又乖巧，就像这次扯布做床上用品，我说这样可以吗？女儿立即回答当然可以啦，妈妈亲手做的比外面成套买来的不知要好多少倍，经济又实惠，为何不可以？一点没有跟人家攀比的意思。此时，夜色将至，女儿在楼下做饭忙，饭菜香气袅袅娜娜飘上楼来，我忙碌中嗅着菜香，内心特别柔软，仿佛闻到的是家人相亲相爱相互体恤的气味。我知道，这就是家的味道，幸福的味道。

作为母亲，女儿就要出嫁了，我心底里有许多不舍，私底下跟老公唠叨过很多次。老公安慰我：“婚房离家这么近，想去了一脚油门的事，别多想了，好好准备嫁妆吧。”

还要准备点什么呢？婚房家电家具都是崭新的，汽车也有了。碗盏茶具几年前托小妹从景德镇带过来，鸭绒被蚕丝被已经买好，棉花是老家妈妈亲自种植采摘的，加工店师傅一看就说这棉花好啊。电饭煲买了个一千元以上的，据说煮出的饭会特别香。新衣新帽，一应俱全。

要么做几双手工毛线鞋吧。

三四年，从同事小金处学会了做毛线鞋。每年冬天，它们穿在家人的脚上，舒服又暖和，手工做的毛线鞋特别经穿耐用，几年过去了，从鞋底到鞋面，依然九分新。毛线鞋用二至三种颜色的毛线相间编织成鞋面，海绵内衬，牛筋鞋底，鞋面上织简单卡通图案，或两颗心相依，或几朵花嫣笑，成品后，人见人爱。

拆了平常不穿的旧毛衣，变成五颜六色的一大堆毛线，清洗后用蒸汽烫直备用，然后就是一针一线地编织。一双鞋面，零碎时间拼凑起来一星期才能织成，再一个星期，一双精巧细致的毛线鞋才能正式完工。但我不怕费时，就像小时候我抚养她长大，从来没有失去过耐心，这是一份特别的嫁妆，密密针线里深藏着一位母亲对一个女儿的爱和祝福。

春卷里的爱

□李敏

春天到了，女儿闹着要吃春卷，我便去菜市场买来包好的春卷，让母亲用油炸一下给她解馋。谁知女儿吃了一个，便撅起小嘴，不满地抱怨道：“怎么是包心菜馅的？书上说，春天来了，正是吃野菜的好时候，我要吃荠菜馅的。”

事还真多！我哭笑不得，安慰道：“好，好，妈妈明天去菜场看看有没有荠菜馅的春卷。”

这么说不过是哄她的权宜之计而已，说过之后我转头便忘了。

第二天下班回到家，一进门便闻到一股春天特有的味道——我细细分辨了一下，确认是荠菜的清香。进厨房一看，母亲居然正在包春卷！

她面前放着一小盆已经准备好的馅料——荠菜剁碎，豆腐和蘑菇切成小丁，放入盐和调料拌匀。只见她拿起一张薄如蝉翼的春卷皮，小心翼翼地放在手心铺平，用勺子舀适量馅料放在中间，再将两侧的春卷皮翻到中间，将馅料盖严，然后从一端将皮儿卷往另一端。最后，左右两边叠信封一样分别往里折，收尾处蘸点清水粘牢。如此这般，一只小巧玲珑圆柱形的春卷便包好了。

我不由惊奇地问：“妈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包春卷的？”

母亲回头看到我，笑着说：“孩子不是想吃荠菜馅春卷嘛，我看菜市场有卖春卷皮的，就买了一些，再买点荠菜回来自己包。不难包的，跟包饺子差不多。”语气里有满满的得意。

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北方农村妇女，一辈子没离开过故土。女儿出生后，本该安享晚年的母亲离开老家来到千里之外的宁波为我看孩子，成为“老年漂”一族。除了带孩子，母亲还要照顾全家人的一日三餐，洗洗涮涮，虽然辛苦却毫无怨言。随着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，本来只会做一些北方家常菜的母亲也与时俱进，进军了许多从未涉足过的“领域”。女儿喜欢吃披萨，母亲便自己用烤箱学烤披萨，经过多次摸索，烤出的披萨喷香诱人，女儿再也不闹着去吃必胜客了；儿子喜欢吃意大利面，母亲便从超市买来意大利面，把瘦肉、番茄、洋葱切碎，加入橄榄油炒一下做成底料，浇在煮好的面条上，色香味俱全，小家伙一次能吃大半碗……

同样，作为北方人，对春卷这种正宗的江南美食，母亲以前从未接触过。这一次，自然又是开辟新领域，现学现卖了！

春卷包好了，一只只整齐地排列着，像精神抖擞整装待发的士兵。母亲往锅里倒上油，油热之后，将春卷依次放入，轻轻翻动着，逐渐炸至金黄色……

开饭了，母亲将春卷端上餐桌，如同一盘黄灿灿的金条。女儿迫不及待地夹起一根放入嘴里，边吃边开心地说：“外婆做的春卷真好吃，明天我还要吃！”

母亲满是皱纹的脸笑成了一朵菊花，用手抚摸着女儿的头，慈爱地说：“想吃什么馅的告诉外婆，明天还给你包。”语气里掩饰不住的欣慰。

我用筷子夹起滚烫的春卷送进嘴里，轻轻咬一口，皮薄酥脆，馅料鲜香。细细品味，浓郁的春味顺着唇齿、舌尖，一直蔓延到心里，温暖的春之气息扑面而来。仿佛，母亲把整个春天都包进去了。

总第6629期 配图 龚国荣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